

回龙窝的石板路

夏润冬

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唯有徐州回龙窝的石板路让我沉醉其间，每一步都像踏在历史的脉络上。石板路的缝隙渗着时光的苔痕，仿佛能听见朝代更迭、雨水回旋、车马辗转的细响。它不像一条路，更像一部摊开的志书，让行走其间的人，感受到直叩心灵的厚重。

未到过回龙窝，你很难真正领略石板路独有的魅力，也就很难真正懂得一条石板路所能诉说的全部故事。这里地势低洼，旧时每逢雨水便倒灌成涝、久积难泄，因而在《徐州市志》中留下了“回流窝”的记载；巷陌深处，却流传着乾隆皇帝南巡至此，因迷途折返而得“回龙”之名的轶闻。历史与传说在此交织，让这片街区沉淀出了独特的时空厚度。

回龙窝至今延续着晚清时的建筑肌理。它不仅是楚汉文化、运河文化等多种文化脉络的荟萃之地，新时代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。穿行其中，既能触摸青砖灰瓦间沉淀的岁月，也能在活化后的院落、老字号、非遗体验与时尚空间中，感受到一座城市将历史转化为文化客厅的从容智慧。

踏入回龙窝，首先迎接你的不仅有成片的清代民居，还有巷弄间错落有致的小景，它们像被精心铺展的画卷，在眼前徐徐明亮。许多屋舍虽经后世修缮，却反而比某些清代原物更透彻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髓，成为一种凝练的符号。这些建筑在平

凡中透着庄重，在雅致里留着烟火气。石缝间沁出的青苔湿润柔软，踏上却有一股韧劲，宛如回龙窝自身的性格：古老，却始终鲜活。

当暖金色的灯光漫过石板，老字号的幌子在晚风中轻摇，光影便仿佛在石面上重演着往日的市井喧嚣。新旧时光在此交织，不见冲突，唯有共生。偶尔有身穿汉服的姑娘执伞走过，裙裾轻拂石面，一瞬间仿若百年倒流；而身旁咖啡馆飘来的香气，又轻轻将人唤回当下。漫步于此，宛如行走在流动的画卷之中，恍然已有穿越时空之感。

脚下延伸的石板路，像一首沉静的古曲，每一步都踩在韵律之上。路面起伏不平，每一道纹路都似时光镌刻的密码，让人仿佛触到百年前的雨迹与足迹。石质清朗而硬韧，皆取自岁月深处的旧料，未掺半块新石。它们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年代，却在巧妙的铺陈下焕发出一种浑然天成的新意，犹如刚刚出自匠人之手。这里没有刻意的整齐，也无杂乱的堆砌，一切自在恰如其分，仿佛生活本该如此——这也正是回龙窝石板路最动人之处：每一步，都是与时光的低声对话。

夜色中的回龙窝，适合与爱的人并肩漫步。灯光从飞檐翘角间漏下，在青石板上洒成细碎的光斑，宛如一地揉碎了的星光。她的发梢被晚风轻轻拂起，若有若无地蹭过我的脖颈，带来巷口百年香粉

铺里那枚香囊的淡香，是初夏栀子花的味道。风里偶尔飘来一丝甜糯的香气，与老槐树清苦的气息轻轻交织。巷子深处飘来一缕评弹弦音。软糯的吴语依着三弦的轻颤，与石板的沉稳温润撞了个满怀。

夜渐深，石板上的光斑愈发柔和。风又起，带着老槐树的清苦与香囊的甜。我们的影子在青石板上叠成小小的一团，和那些细碎的光斑一起，静静地嵌进了回龙窝的夜色里。我们沿着石阶缓步而下，来到明代城墙的遗址前。脚下的石板路依旧坚硬，仿佛岁月从未改变它的筋骨。

城墙的砖石覆着一层深绿色的苔藓，宛如几百年前未曾风干的雨迹，幽然沁入石脉。一轮银月正悬在垛口的缺口处，清辉静静流淌下来，将脚下每一道石缝都照得清晰而温柔。我与她的指尖轻轻交叠在石面上，暖意从掌心悄然蔓延。远处巷弄里的乐声已淡成隐约的弦音，只剩风穿过城墙缝隙时低低的吟唱，与她发间依稀的栀子香气，在夜色中缠绕飘浮。

她轻轻靠进我怀里，声音柔软得像落在石板上的月光：“这么硬朗的石板路，竟也接得住如此柔软的时光。”我收紧手臂，将她的温度融入怀中。月光在我们交握的手上轻轻晃动，像跳着一支静谧的舞。那些被岁月磨平的石纹里，叠着回龙窝沉睡的旧梦，也映着我们此刻微亮的小小欢喜。

不成功的木匠

程立群

父亲有一双不像农村人的手，虽有老茧，但很难让人相信这双手做过木工，一点与木头对话的印象都寻不到。在曾经困顿的年月里，无法想象父亲竟备齐了全套木工工具：刨子、凿子、墨斗、锯子、锤子……林林总总，被他戏称为“十八般兵器”。这些工具在他手中，仿佛有了生命，那些叮当作响，成了我们家里最动听的音乐。

父亲未曾拜师学艺，全凭自己琢磨。一块顽木，在他眼中自有其纹理与灵魂；一棵树，他能在心中描画出它将变成的桌椅柜床。从设计图纸到砍树锯板，再到晾晒放线，经过斧劈刀凿和精雕细琢，最终制成家具，他样样皆能，却又样样皆生出些异样的趣味来。

记得他做八仙桌时，四条腿竟高低不平。他这里量量、那里锯锯，最后三条腿都短了一截，于是我家桌子成了全村最矮的。父亲倒也不恼，只摸着那矮桌笑道：“这么坐着吃饭，胳膊倒是省力。”母亲摇头，我们兄弟窃笑，而那矮桌被父亲戏称“地八仙”。由于高度介于八仙桌和案板之间，移动、使用都很方便，竟流行开来，村里几个职业木匠跑到我家，和我父亲的交流研究，成了“新式”家具推广会。

做大门时，他将门插做得上下不对齐，关门时需向上提起一边才能插门。村民见了都笑，父亲却理直气壮：“这种设计，小偷定然摸不着窍门。”父亲做平板车，车轴也不对称，推起来吱呀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父亲的“不拘一格”。做床时，横撑对榫不准，人一上去便微微摇晃，犹如儿时的摇篮。给柜子上漆，颜色深深浅浅，像是故意点缀的花纹……

尽管如此这般磕磕绊绊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家盖起新房子后，不到两年光景，空空荡荡的屋里竟被父亲做的家具一点点填满。从无到有，从有到全，实在令人惊讶。父亲还会用水泥做缸盛粮食，只是那缸被他做得扁圆如南瓜，别具一格，村里独此一份。

我们弟兄仨常拿这些事嘲笑父亲，他却总是那句：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”他说买来的家具好看却耐用，自己做的用料实在，能用一辈子。那时，他会望着我们很郑重地说：“等你们谁娶媳妇了，我

就给你们做全套家具。”然而，父亲49岁那年突发脑梗，那双手再也握不稳刨子，那双眼睛再也看不准墨线，而我们弟兄三人谁也没用上他做的婚床喜柜。

老屋十几年无人居住，屋顶漏了许多个窟窿，二弟准备重新翻修。我随他回了趟老家，屋里的家具依然保持着父母搬走前的模样：矮桌、歪门、花漆柜、摇晃床……我忍不住抚摸那些不太光滑的桌面，那些不太笔直的桌腿，想象父亲当年如何与木头较劲，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家人的爱。

父亲今年已经74岁，说话也不利索。我们给他说话老家的改造计划，他憨笑一阵，然后挥了挥手，嘴里含糊说“别太浪费”，我忽然“看见”无情岁月和病魔将一双巧手变成颤抖的枯枝，手指弯曲许多年没有伸展开来，心中隐隐作痛。

老屋翻修前，父亲亲手打造的那些物件，柜子、床和“地八仙”被老表拉走用，同时带走的还有那个“南瓜缸”，其余的只好悄悄处理了，不敢让父亲知道。其实我们知道，这些家具就如同父亲的一生，虽不完美，却自有一股坚韧的生命力。我们更加知道，这些家具上每一道不平整的纹理，每一个不对称的榫卯，都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——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



从不上锁的爱

朱元元

姥姥家院子最东头的小屋，爬山虎爬满了青砖墙，像给墙披了件绿衣裳。黄铜锁在门上挂了好些年，嵌着我整个童年的张望。

那些年，我被寄养在姥姥家，每次看到表妹依偎在妈妈身边，我都满心落寞。姥姥悄悄地拽我衣角，带我走进那间小屋，从墙角大纸箱里摸出个油纸包，三层油纸打开时，月饼皮簌簌掉渣。她低声说：“你表妹眼尖，快吃！”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香甜的馅里裹着没碾碎的花生，硌得牙床发酸。月饼渣沾到脸上，姥姥替我擦拭嘴角，指腹带着灶膛的热气。“这月饼甜，吃了不想家。”我和她相视一笑，油纸味、月饼香混着她手心的温度，成了心里最甜的暖。

姥姥住的小屋平时谁也不让进。我10岁那年夏天，姥姥突然把钥匙塞给我：“拿着，以后你想进就进。”木门轴吱呀转动，屋里比我想象中要暗，靠墙的书架上，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码得齐整，书页泛黄却没一点折角，夹着干枯的枫叶书签。“这都是姥姥年轻时攒钱买的。”她抽出那本《红楼梦》，眼神悠远。“别人不爱看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你拿去读，读了书，将来就能到外面的世界看看。”午后，姥姥经常坐在小马扎上给我讲书里的故事，“宝玉摔玉”“大闹天宫”萦绕在耳畔，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
20岁那年我去外地上学，姥姥在喧闹的酒席上塞给我10张百元大钞。散了席，姥姥又悄悄把我拉进小屋，从床底拖出个蓝布包，她解开后露出一沓零钱：5元纸币卷着毛边，10元被折成小方块，几张软塌塌的角票透着沉甸甸的暖意。“这是姥姥平时攒的，你拿着！”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将钱一张张展开、压平，往我书包里使劲儿塞：“你在外面别委屈自己，钱不够就回家，姥姥还有。”我摸着布包的毛边，鼻尖一酸，忽然看见她袖口磨破的洞，露出里面的棉絮。原来她一遍遍说“姥姥不缺穿”，却把钱一张张攒进这间小屋，等我需要时全给了我。她所有的温柔和偏爱，都悄悄塞给这个最疼爱的孩子。

姥姥是最会藏爱的人，把温柔锁进那间小屋。姥姥早已不在，我如今再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似乎看到她美丽的身影从未离开。